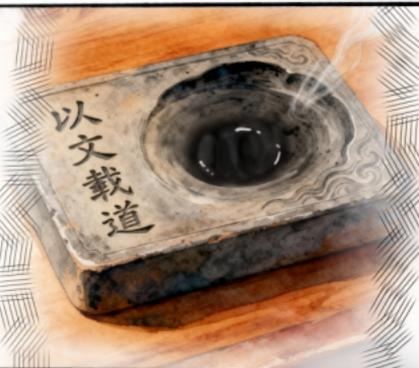


乾隆年間，徽州「文墨齋」的掌櫃蘇硯秋，藏著一方宋代澄泥硯——硯台左側刻著「以文載道」，右側隱現雲紋，磨墨時能泛出淡淡松煙香。是他父親臨終前攆著他的手托付的：「這硯是傳家寶，更是傳『心』，別讓它沾了怨。」



蘇硯秋視硯如命，每日晨起必用清水潤硯，再細細研磨，連兒子想摸一下都不許。這年鄉試，要選一位書家寫鄉試考題，蘇硯秋若能中選，不僅文墨齋能得官府扶持，還能讓蘇家書法傳名。他日日對著那方澄泥硯練字，盼著能借硯台的「靈氣」得償所願。



鄉試前十日，鄰街「紙香鋪」的掌櫃柳墨生，帶著新採的徽宣來拜訪——他和蘇硯秋是少時同窗，後來各自開了鋪子，雖有往來，卻總因「誰的文房更地道」暗較著勁。



文墨齋



這硯台果然名不虛傳，借我磨一次墨，看看是不是真能讓字帶香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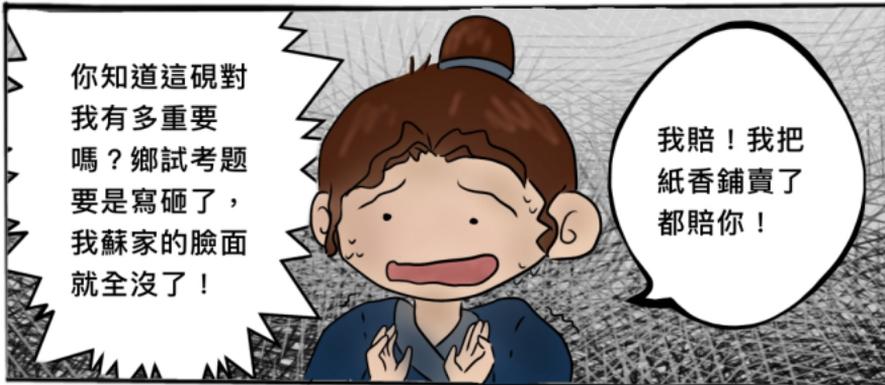


輕著點，硯邊脆。

面有難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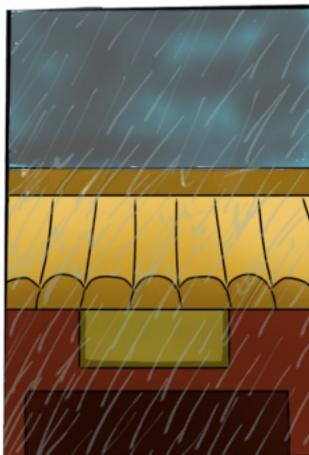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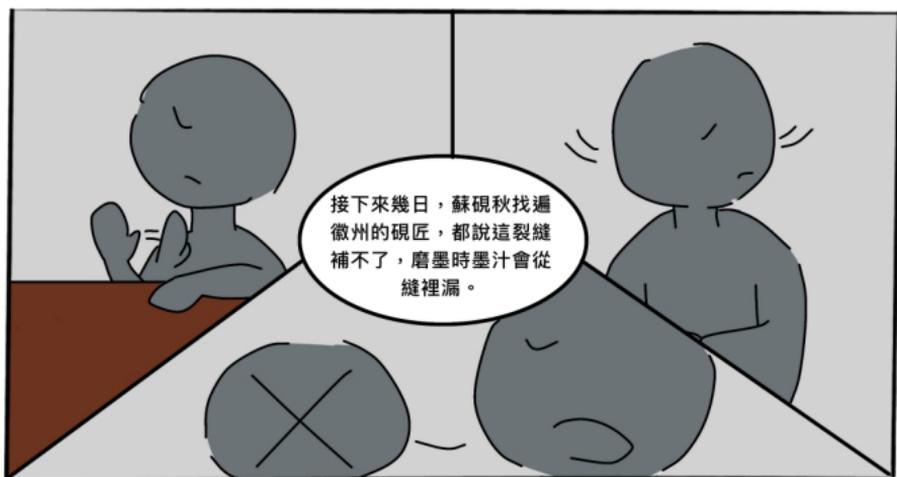


突然——



你知道這硯對  
我有多重要  
嗎？鄉試考題  
要是寫砸了，  
我蘇家的臉面  
就全沒了！

我賠！我把  
紙香鋪賣了  
都賠你！





你上輩子是南宋的秀才蘇文硯，當年你帶著祖傳的硯台去京城趕考，卻被同窗柳長卿偷了硯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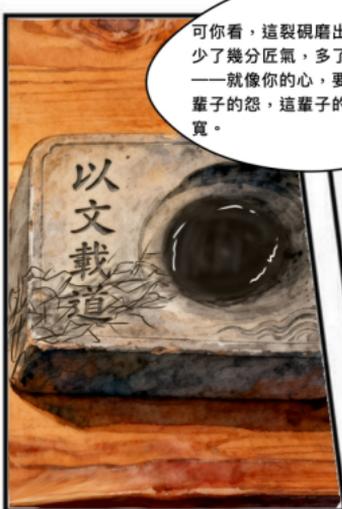
他用你的硯台寫了文章，中了舉人，你卻落榜後鬱鬱而終。那柳長卿，就是這輩子的柳墨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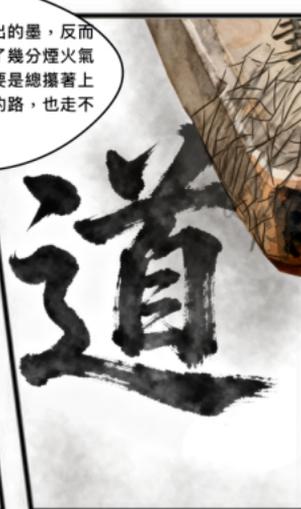
這麼說，他這輩子砸裂我的硯，是故意來挑釁的？



不是報仇，是『還』。上輩子他偷你硯，欠你一份『信』；這輩子他裂你硯，欠你一份『歉』。



可你看，這裂硯磨出的墨，反而少了幾分匠氣，多了幾分煙火氣——就像你的心，要是總擦著上輩子的怨，這輩子的路，也走不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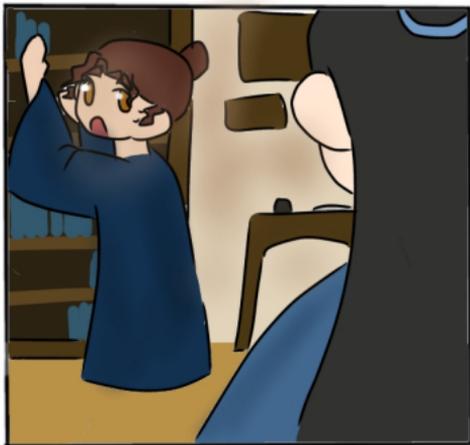
道



蘇硯秋看著宣紙上的墨痕，突然想起父親臨終前說的「別讓它沾了怨」，心裡的堵塊好像鬆了些。



老道走後，  
蘇硯秋抱著  
裂硯，去了  
柳墨生的紙  
香鋪。



鄉試那天，蘇硯秋抱著裂硯去了考場。考官見他用一方裂硯，都露出驚訝的神色，可當他提筆寫下考題時，墨色溫潤，字跡沉穩，帶著一股「不困於物，不擾於心」的氣度，連主考官都忍不住點頭稱讚。



後來，蘇硯秋雖沒選上知府的書家



卻因那篇考題的字跡，被一位路過的京官看中

邀請他去京城教子弟讀書，也算上小有名氣。

～完結～